

相逢何必曾相識

· 王立楨 ·

一九七〇年的一天，我在巴西聖保羅市日本城購物，就在我要離開店

家的時候，開始下雨，而且是傾盆大雨，所以我繼續待在店裡避雨。那時在店裡還另一位身材並不是很高的中國人，他對著我一直看，看得我都有點不自在。我避開他的眼神，專心看著外面的雨勢，希望那雨能早點停住，好讓我離開那個令我不適的環境。

結果，雨沒停，那位一直對著我看的先生卻走了過來，指著我夾克上的空軍官校校徽問道：「你是空軍官校的吗？」

這一來，反倒引起了我對他的興趣，既然他知道那是空軍官校的校徽，那麼他應該與空軍有關吧？

「我不是，只是對空軍的事蹟相當愛好，您呢？您是哪一期的？」其實並不確定他是官校的校友，只是想藉著用這個空軍中的「行話」，來表示我對空軍了解。

「噢，我是三十九期的。」他這麼一說立刻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在那對空軍幾近痴迷的年代，能認識任何一位空軍，都是我夢寐以求的事

，尤其是在當時中國人並不是很多的聖保羅！

於是很快的，在我對空軍的嚮往及他對往事懷念的情形下，我們開始像老友一般的聊上了，原來他僅在三十九期受過飛行訓練，但是並未完訓，後來是在臺大農學院完成的大學課業。雖然在空軍官校沒有畢業，但是當天他卻告訴了我許多他在官校時的飛行趣聞，其中最讓我感興趣的就是一位學生剛飛滿七個小時，在一次練習螺旋改正時，竟將教官甩出座艙（當時使用的飛機是T-11，是沒有座艙罩的開放式座艙），幸好教官即時將降落傘拉開，得以安全落地。而那位學生憑著七個小時的經驗，也能安全地將飛機飛回虎尾機場落地，創下全期第一位在七小時就單飛的紀錄。在聽這些精采故事的同时，外面的雨仍然在下，但是那時我却希望它能下的久一點，這樣我就可以與這位剛認識的朋友多聊一些了。但是，就像亞熱帶的驟雨一般，那場雨來的快，去的也快，我們聊了沒多久之後，雨就停了，於是我們兩就互道珍重，

揮手道別。當時雖然互留聯絡電話，但是因為我即將前去美國念書，所以事後並沒有再聯絡，然而我却一直沒有忘記那天在日本城避雨時的邂逅。

四十多年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在我已寫了幾本《飛行員的故事》後的一天，我收到三十九期張甲教官傳來的一封信讀者來函，問了我一些有關我書裡面的問題，最後他表明他是張教官的官校同學，但是沒有由官校畢業，目前住在巴西。看到這裡，那天在聖保羅的日本城避雨的那一幕立刻在腦海中重現，難道這位讀者就是那天的那位先生？

我回信時，除了回答了他的問題之外，也提到了當年一同避雨的往事，並提到他當時所告訴我的那件七小時單飛的趣事，最後我問他，他不是臺大農學院畢業的，因為我想那是唯一可以證實這位先生就是當初在避雨時所遇見的先生。很快的我就又接到那位讀者回信，他真是臺大農學院畢業，也記得那件在虎尾所發生的趣事，只是他却對那天避雨之事毫無印象。這件事其實沒什麼，只是兩個陌生的人，在四十餘年前偶然交會，然後各自東西，沒想到在白髮暮年竟又再度交錯，這次雖然沒有見面，但是我卻感受到了那冥冥中的緣份。